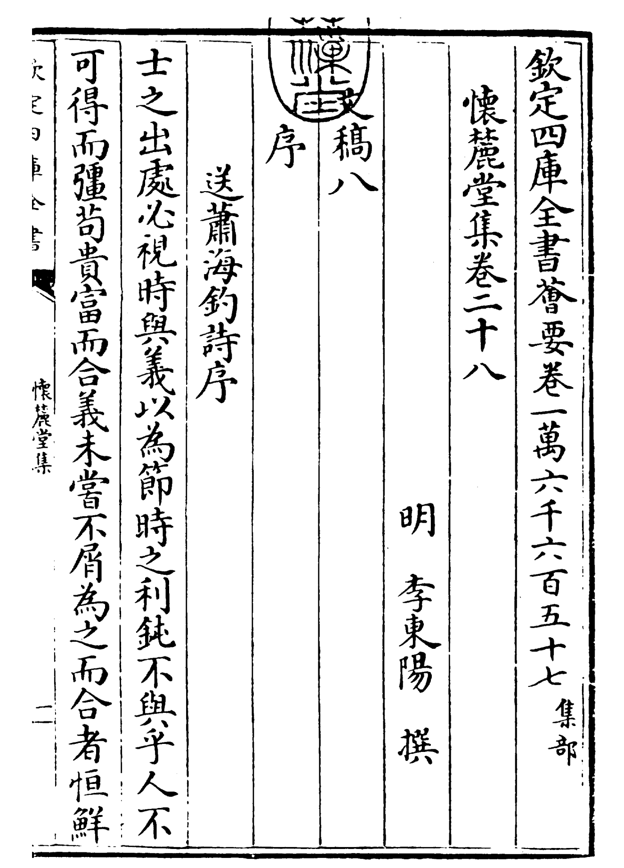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懷麓堂集卷二十八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八

序

送蕭海釣詩序

士之出處必視時與義以為節時之利鈍不與乎人不可得而彊茍貴富而合義未嘗不屑為之而合者恒鮮

凡瘝官以保位趨捷徑以媒進取者皆害吾義為之得之者多厚顔不免於失則終其身而有餘愧故於此有擇焉彼甘寂寞者一遷而失其身不求温飽者亦不能不嬰情於既失之後後之君子曽不逮夫十一而望其脫然於此詎不難哉海釣蕭文明先生為給事以直言被謫出為鎮寧州佐者數年更化之初謫者多以薦次第遷陟而先生獨不見録久之稍遷衢州佐貳府又久而遷福建為僉事未一年以公事入朝遂上疏致政以

方為州時已無意進取獨以引慝故不敢言歸為府將求去而為知者所留不獲自遂及為按察則慨然曰吾以方面官歸不猶愈於以州縣吏歸乎時朝士大夫留者益多而其意愈決不可奪上請之明日不待報而遂行焉夫以先生之才行聲望使少自緘括保侍從出入之榮積以資格不為曹省必為藩牧屈指可立待使其優游恬嬉更假以時月之久雖在外服亦豈獨如是止哉今之論仕進者爭能競巧惟恐其弗工凡守分待次

者皆其所哂笑所訾議者也然則以當得之理乘不可遏之勢而幾决義斷如先生者亦可謂之難非邪且士之舍富貴而事恬退者必其中有可樂而後能無悔於心抑而强之則可以暫不可以久可使其併力於辟壁之時而不能使其忘情於破甑之後先生見義知命固不待言若其有屋以蔽風雨有田以共衣食有子孫以承箕裘終構穫又不必論顧尤有可樂者謂山川之形勝地里之幽僻可以順志氣陶情性而清詞妙墨又足

以發之則以其夙夜匪懈之憂易而為俯仰不愧之樂又何意欲之累而形骸之勞乎使天下稱敢諫如前日勇退如今日而優游無累如後日者惟先生是與則其所得亦多矣他不足校也諸舊故知先生者多為詩不及贈則寓其子鳴鳳以歸予於先生厚且久不忍釋又從而解之於是乎序

嘉興府志序

先王之政隨世文質以為簡繁盖自天下之有書契有

墳典以明理道紀政事有丘索以象風氣名土物世久事繁國有史地有志至周大備史之在朝廷者固不俟論天下圖志尤詳而不殺職方所司外史所掌皆是物也春秋列國各置史官秦罷侯置守廢經書而圖籍未盡去漢髙定天下始収得之雖郡國並置制亦未備東漢以降紀載日益繁而放逸磨滅不可勝計守令之賢者未嘗不致意於斯凡制度名物人材風俗工作之事前有繼後有據而國家之史亦有資焉然視為細事末

務而不加之意者亦多矣嘉興府古揚州域歴代之為縣為州為郡沿革不同五季以前未有圖志宋袁似衜為郡治中家多書江浙圖志惟此焉闕真宗時詔諸道修圖經僅得海鹽一志而已理宗時郡守張元成始延聞人伯紀為志後守岳珂命闗表卿重修未成而去元某宗時經歴單慶命學官徐碩復修之入國朝為府領嘉興海鹽崇德三縣宣宗朝始析嘉興為秀水為嘉善析海鹽為平湖析崇德為桐鄉為縣七今天子御極之

二年吾友儀真柳君邦用来知府事得宋元舊志病其
簡畧乃博采羣籍下諸屬縣諏訪耆宿屬平湖教諭林
緝熈大修之爲卷十有三於是秩然爲完書焉予聞爲
政之道必準諸古而因革損益亦惟其時今文運熈洽
疆域之廣人物之富殆過前代浙江首藩嘉興大郡非
上古之荆蠻偏安之畿輔可比凡天下之號令制度皆
累朝德澤所在正修典章隆文獻之日而况地之尤盛
如玆郡者乎然世所謂政若教化若户口若賦稅詞訟

往往取辦乎書簿文字間而究其實不及其半此則文勝之弊分保邦制治之慮者所宜加意也若志以文尚其勝質尤易志而不質亦孰若勿志之為愈哉觀是志者苟取其序述之詳紀録之實則文質之際兩無遺憾由是而傳之可以久而不墜矣君名琰世為儀真人成化丙戌進士以户部主事歴佐四府至今官亷慎而文其所為志特其一事耳

會試録序

弘治六年春二月禮部當會試天下士尚書臣耿裕左侍郎臣倪岳右侍郎費誾以考試官請上命少卿臣李東陽少詹事臣陸簡輟講事以往同考則侍讀臣江瀾侍講臣武衛臣張天瑞修撰臣錢福臣楊時暢臣涂瑞編修臣白鉞臣羅玘臣靳貴左給事中臣夏昻右給事中臣季源郎中臣談諂主事臣唐弼臣周東監試御史臣王璟臣周南若提調印卷諸執事惟擇惟謹圍棘鎖院糊名易書百凡之務以次舉行合士之與試者幾四

千經分地析取其醇者三百人文七萬有竒刻其尤者二十二篇而彚書為録皆如制惟士之額兩具以請得命而後定亦制也臣東陽竊惟聖王統天下均教化以一德成俗天下之士輯志協力以效於世然後盡其才而用之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故不勞而治唐虞世遠萬國共臣之舉敷言之制莫傳焉周自比長累升於司馬於是有進士之名及科舉法行雖制與古異然所謂進士固天下選也我國家疆域過前代而文教隨之

自都甸以及藩臬雖荒陬絶徼皆有學垂髫總丱者亦游乎其間當代之聖謨古聖賢之經傳義論詔誥表判策之文百餘年来教不易道業不改習而士之籍益加於舊有不可勝計者舉士之法博求而慎擇簡於部使羣試於藩臬然後會於京師而大試之舉禮部者積千百而得一縣此以策大廷名進士則有殿最而無去取焉蓋天下之文於是乎同所謂才者至於是而後盡及就列受事分曹累秩以極乎公卿輔相佐理承化參天地

贊化育之功未有不由是出者其關於天下之治豈小
哉且士之仕亦猶國之求士也儒先謂宇宙間事皆吾
分內民物之責有身則有之凡痌瘝疕癘天下有一焉
義不可以坐視顧非吾力之所得與而上之人亦有待
乎我者故出而應之言必踐力必效以求與乎天下之
治則吾之責與求我者之意皆塞矣故古之士不以獲
天下之選為榮而以成天下之功為慊若羣超萃拔於
人人中乃旅逐旅進取一第占一職以自饜而實無益

乎民與物甚者又從而戕之積歲而教盡法而取國之求之者如何而顧以是應然則奚貴乎文而必以科舉稱進士於天下為哉為國求士有司職也求什一於千百之餘勢有所不盡蓋不敢有遺力焉求而得之為士者或不克終效則非有司所敢知而亦與有責也臣用是懼故於士之始進也既録其名又辭以勵之

葉文莊公集序

葉文莊公集若干卷帙同而名異其曰水東稿者為諸

生及為給事中參政為都御史廵撫宣府而作曰開封紀行稿者為給事奉使河南而作曰菉竹堂稿者在廣東西廵撫而作曰涇東稿者為禮吏二部侍郎而作詩則以次彚録文則計體而分皆公手自編定而總之曰文莊集者則其子貢士展所名盖將為天下道而不敢以私集視也予嘗讀而論之曰公之文博取深詣而得諸歐陽文忠公者為多公雖未嘗自言然觀其紆餘委備詳而不厭要知為歐學也夫歐之學蘇文忠公謂其

學者皆知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犯顏敢諫為忠蓋其在天下不徒以文重也後之為歐文者未得其紆餘而先陷於緩弱未得其委備而已失之覼縷以為恒患文之難亦如此苟得其文而不得其所以重天下且猶輕之而況乎兩失之者哉公學勤好古而志切濟時其在朝廷敷陳獻替多見采納在藩鎮咸惠並行在部曹清鑒雅操始終不貳其正違志咈意不克自盡則欷歔顰蹙若有已而不能已者然則得於歐學也顧

不已多而況文哉今論者無問可不可文必歸之翰林政必推之法家執議如此則其勢不容以不判若持法守律又能以經籍為根抵以文章為藻飾為天下重者獨非人之所難哉國朝文臣得謚為文者翰林之外近時惟吳文恪公訥魏文靖公驥姚文敏公夔及公要諸當世誠不可易得予生也晚所接見者不過一二人公於我蒙翁岳公為知己故雖不敢知公而獲接言論得其大者凡所以為公計不止為當世道也因以貢士之

請爲序公諱威字與中別號及菴所著有奏諭録及水東日記則其家所蔵故不載云

徐中書輓詩序

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一也君於臣之賢且勞者必優其身及其子孫父於其子之孝者必鍾愛焉終其身而愈不忘此情也亦理也夫臣之誠賢天下盖莫不羨之曰其賢與勞如是是可優也而况於君乎子之孝天下莫不稱之曰其孝如是是誠可愛也不幸而没則曰是可

哀也而况為之親者乎今有孝子出於賢臣之門寵沐
於上愛鍾於内而不幸以至於没則其親之情可知而
凡賢士大夫之辭其容以或已乎此中書舍人徐弘量
輓詩所由作也弘量名元槩常之宜興人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謙齋先生季子也先生在天順間以翰
林編修侍講春官成化間官至侍郎兼學士憲廟嘉其
舊勞而録弘量以官今上即阼先生入秘閣預機務命
弘量歸娶於家未幾以疾卒先生念其平居謹順無違

志至每候公退於門風雨不易者二十年非世家子弟習驕成惰者比哭之甚慟又追憶先皇帝優禮儒臣之恩出於恒品而弗獲俾其子圖報於後其哀益深乃以仲子元相子文熺為弘量後且自為銘以奠之大夫士聞者思有以泄先生之哀而是詩作焉昔中晉王悦為其父丞相導所愛凡出入臺省必送至車後悦亡導哭於常所送處今徐氏父子事與此正同且悦以從子混為嗣累世之仕者不絶天所以續弘量之嗣而昌徐氏

者於此亦可以占矣予在翰林從先生久自朝廷優禮之盛而於家教之懿亦與有聞焉惟詩之用與史通而昔之人或有所謂詩史者故於是詩之作引前史以證之亦庶幾其有傳也夫

定興王墓瑞芝詩序

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既葬其先定興忠烈王於城西南連三岡之原越四十年今皇上紀元弘治禮部尚書丘公撰王勲績為平定交南録勒石墓祠乃有靈

芝產於神道爛如朶雲紫英黃跗狀極奇偉流播遹遠蔚為殊觀咸謂盛美不可無述賦而和者前後凡若干篇按唐河中王之連理木北平王之猫相乳昌黎韓愈皆有頌述傳之至今矧芝者天下之上瑞古瑞命記所謂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神農論所謂山川雲雨四時五行陰陽得晝夜之精為聖王休祥者嗟乎尚矣甘泉函德之產弗論其或生於他州產於民間皆以貢闕廷書簡策若輔國定難分茅列爵功在社稷誓同山河者其

所繇致豈一家之瑞哉惟王起世冑從文皇帝定大業以功封信安伯進封新城侯又以平交趾功建國稱公食禄三千石仁廟時加太師預軍國機務知經筵事監修三朝實録逮事英廟累號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佐理武臣階特進光禄大夫勲左柱國扈從北狩死於王事景泰初封王賜謚上及三代益耀於無窮焉方王之存長子忠為錦衣勲衛女弟及女繼册為兩妃既其薨也仲弟輗嘗封文安侯季弟軏為裕國公而今公

懋嗣有名爵得世世代盖王之豐功偉烈顯朝廷著天下而褒寵之隆㢑覆之厚自本朝以来不能以一二數也故休徵慶積薰為至和根託於賜彂之地兆協於建石之日天之錫報不亦明甚矣乎且古者定亂以武飾治以文故武功之盛亦必藉文章以傳後世令公遭世重煕坐鎮閫幄戢武不用又以經筵國史踐美於王從容論道之職委虵自公之詠故臺閣舘局之者儒碩士皆形為文章播為歌詩非未同而言無稽而述者然則考

物論瑞其固以家視耶抑將為天下賀也東陽謬職史事綴名公後謹闡其義而序之

送石邦彥檢討序

今之所謂先後進者有父執有座主之為先通家子及門生之為後父執云者或同科第或同官署或同遊處而相契信有兄弟之義焉則為之子者固不敢以禮抗而勢軋若東西南北之人偶會暫聚情未孚跡未密而欲責望於再世則已難矣座主之義自有科舉以来有

之蓋凡出於其門者或登堂而拜或分屏而坐有不同於塗之人者既其甚也乃至於徇私而忘公故宋之初嘗革之以為獘其亦矯枉而過者哉藁城石邦彦吾同年雲南按察副使大器公之子也其於予始未通問及予典試京闈得易卷佳甚遂以魁學易者既揭榜詢而知其人後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凡預閣試輒在優等予用是愛且重之及受秩為檢討朝夕相與處義加密而邦彦視予若弟子之於師坐立稱謂匪惟不為抗又

若有過焉者徐而察之非獨以前所云也此古之所謂知己者而於今見之予安可負哉予嘗患世之君子或挾長以為驕或任情以為智雖有美才妙質卒歸於無所用之地及夫曠百世而相感遠千里而相信者或閒有之奚可以多得哉邦彦藴才飭行必欲企古之人而歙然若不足觀其勢不但於今日止也於文章必能鳴一代之盛於功名必有益乎一世之人於道義必能全所賦之天而不為庸衆人所汨乃可以言至茍可以言

至則夫所以相與所以相信者不誣耳矣邦彥勉乎哉今之存者寡規而多頌邦彥之歸省於其鄉也謂予曰何以教珤予方感於邦彥之知又重其以規請故以後所云者贈之且望其来重相與講焉

鏡川先生詩集序

詩與諸經同名而體異盖兼比興協音律言志厲俗乃其所尚後之文皆出諸經而所謂詩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聲韻例以格式名雖同而體尚亦各異漢唐及

宋代與格殊逮乎元季則愈雜矣今之為詩者能軼宋窺唐已為極致兩漢之體已不復講而或者又曰必為唐必為宋規規焉俛首蹜步至不敢易一辭出一語縱使似之亦不足貴矣況未必似乎說者謂詩有別才非關乎書詩有別趣非關乎理然非讀書之多識理之至則不能作必博學以聚乎理取物以廣夫才而比之以聲韻和之以節奏則其為辭高可諷長可詠近可以播而遠亦可以傳矣豈必模某家效某代然後謂之詩哉

顧惟其異於文也故雖以文章名者或有憾焉兼之者葢間世而始一見韓昌黎之詩或譏其為文蘇東坡之詩或亦有不逮古人之嘆今觀其宏才遠趣拔時代而超人羣也惡可與不知者道哉鏡川楊先生夙抱古學以文名一世而復深於詩自入翰林三十餘年積晋菴東觀桂坊金坡諸稿若干卷某得而觀之竊以為先生之詩博采深詣典則深厚成一家言當意所得雜體及七言古似宋五七言律似唐五言古似漢然於其時猶

當擇以為對非苟同時代稱名字者比而愛君憂國感事寫物則得諸三百篇之旨為深元之盛時稱范德機善作劉會孟善評先生生聖世稱大家殆於范有所不屑某之愚不知於會孟何如也獨自髫丱蒙奬識至於今不改評且益加厚某雖愚不敢以是私於先生盖其名在天下不待知詩者然後知其為重也先生歷編修洗馬侍講學士少詹事以至吏部侍郎天下之望方隆未艾於是疑少達多窮之說為未必然又以見先生之

學非於詩焉止也稿以文類者若干視詩尤多則别為卷云

馬石田文集序

天地氣化流行而不息故凡運乎上者非獨和風麗日之為美而陰晨曀夕風雲之變態雷電之光烈亦時有之列乎下者高山大川之流峙固也雖窮崖絶谷亦必有草樹之為奇羽毛麟介之為瑞欲泯之而不可得惟人亦然雖其時與地有治亂美惡之殊而文章功業隨

所寓以自見是果曷為其然哉氣化為之也當其機緘之操縱橐籥之啟閉鳴而為聲絢而為色凝聚而為實揚播而為芬彼所謂物皆囿乎其間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惟人之靈小者變氣質而大者斡化機其所以立身垂訓揚聲光於不朽者固亦有道矣而代不數見地不多産其澌盡而泯滅者何限故論者卒以歸之氣化之間豈得已哉於其泯滅之易而不朽之難隨時與地必取其文章功業之著者表而傳之使之不溷於物固

君子之所有事也元之入主中國盖有氣化以来所未見八九十年涵養生息以㣲裘為冠屨以干楯為鉛槧以胥譯為吟誦製為文章播為歌咏鳴一代而傳四方者亦不可誣盖不獨生中原出南國代傳而世習者然後為能也於以見人之良能無有不具而文章功業之在天下者無有不可教而入也馬文貞公出西裔居光州所著有石田集若干卷公没之後淮東廉訪使蘇伯修請於朝刻梓以傳元季散佚不行於世久矣今山西

按察使熊君騰霄光人也嘗為監察御史出按甘肅有鄉先生以録本屬之謂已闕漏無所質聞公有裔孫在肅請往訪之君徧歷諸郡久已得馬鐵牛者遣人詢之果於壁上得公所撰母夫人墓銘石刻一紙他無所得也既為按察久政事之暇手自繙校重刻以傳而伯修及陳編修衆仲之舊序皆在焉其稱公甚備考諸元史又稱其文章精贍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無不可傳者信一代之傑作也若其議典禮興政事摧姦劾惡屢黜

而不悔盖亦有風節焉識者因其文以求之可見矣公名祖常字伯庸官至樞密副使歸遷陜西行臺中丞不赴卒贈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貞石田其别號集是以名今因其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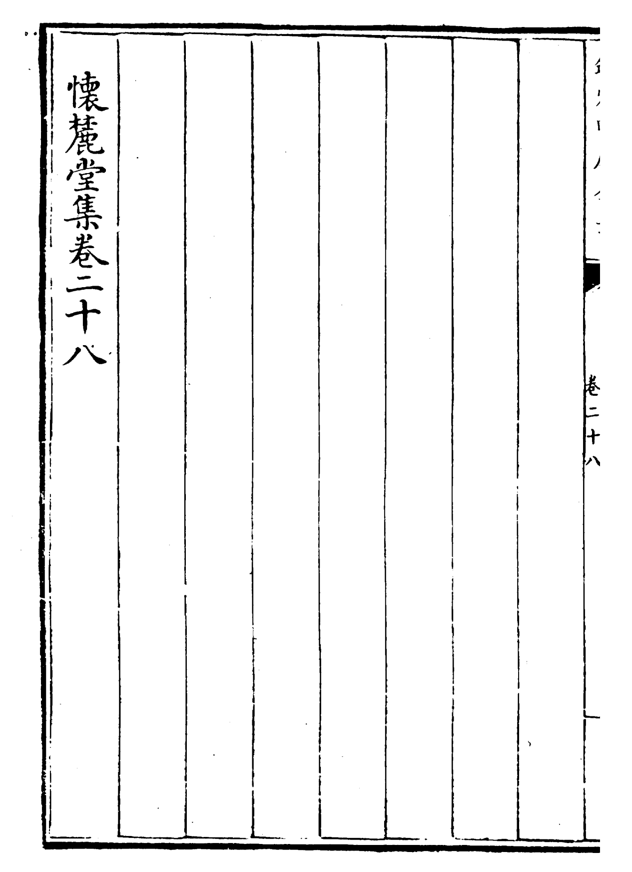
桃溪雜稿序

予與方石先生同試禮部時已聞其有能詩名及舉進士同為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見所作京都十景律詩精刻有法為呆齋劉公闕 岊柯公所甄奬又見其經史之

隙口未始絶吟分體刻日各得其肯綮乃已予少且劣心竊愧畏之同官十有餘年先生學愈高詩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然先生愛我日至每有所規益必盡肝腑見所撰述亦指摘瑕垢不少匿及先生以憂去謝病幾十年每恨不及亟見見所寄古樂府諸篇奇古深到不能釋手比以史事就名盡見其桃溪雜稿若干卷乃起而歎曰詩之妙一至此哉夫學有二要學與識而已矣學而無識譬之失道兼程終老不能至有識矣而學

力弗繼雖復知道其與不知者均也漢唐以来作者特起必其識與學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稱名家傳後世肩差而踵接者代亦不過數人其餘寘行窘步卒歸於泯滅澌盡之地者不知其幾也世豈患無詩哉患不得其要耳先生蚤負絶識雖古人詩鮮或意滿而自視亦嚴甚命志帥氣頎劣者所不及則其屣脱塵靡力起頽廢以至於此也豈非世之所必傳哉或乃謂古今文章局時代關氣運斷不相及遂不復致力其間亦自棄之甚

矣然此猶以體格言之又嘗觀三百篇之旨根理道本情性非體與格之可盡先生好古力踐深猷遠計發而為言者固其所自立也又可獨歸之時代也乎然於此見今日之盛有古之所謂獻者非徒文也亦以見先生之賢斷有以立乎世者而非徒言也予無似懼終不能自振以名託交游為幸因序論之先生姓謝氏名鐸字鳴治台之太平人累官翰林侍講號方山後更號方石桃溪其所居地也



懷麓堂集卷二十八

懷麓堂集卷二十九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九

序

賀陳君朝用遷福建左布政使序

古者命官必專其長而衆其佐湯始並相右伊左虺漢初置二相右相陳平位第一而周勃居其次武帝以劉屈氂

為左相而虛其右以待四方之選皆先右而後左其後以左為尚唐以來皆然宋多並置而王曾罷相復入不得左而僅得右則左之重可知已國朝因勝國行省之制而損益之布政使及參政參議皆有左右夫謂之使即古所謂牧伯而猶並置其慎且重可知也顧今之官必秉章綰鑰乃足展布心力而莫之抗雖所謂右使位均勢敵不免猶有所遜使而至於左則極矣無錫陳公朝用為福建右布政使時與左布政使戴公廷珎同年並位皆以賢能著聲

譽聞之人益兩宜之猶謂公居右使不足以展其用適
戴公擢都御史以去公即繼之時公賀萬壽聖節于朝
中道而得命入朝而後謝大夫士之出閩產者既預相
賀而又以賀公曰吾閩方失一賢牧又進一賢牧也又
曰公之賢也而始得以自遂也予亦公同年故預聞之
乃歎曰夫士起布衣官至二品領一藩之寄至是而極
然寮佐之所咨聽官屬之所仰承士民之所倚賴以為
命者惟賢而已苟非其人雖在其位猶將指而議之若

未得而願既得而幸有不能已者是孰强之然哉公官兩曹閲二紀慎守勤莅始終一致殆養之素矣於是而施焉其志力所至可據以為效者亦可冀矣且官至布政則内而公卿臺省皆發軔之地公雖歛退謙抑之不暇亦獨知天下士民之望之無窮乎夫為天下言之則閫之地有不得專者是方憂其位之極而不徒以賀為也因以諗諸閫士以為如何

送南京國子祭酒謝公詩序

董子稱王者以教化爲大務葢天下之人才風俗皆於是闗焉州庠黨序多收並畜不能當百一之選選而出者大則科小則貢皆于國監乎教之而天下皆視以爲式是國監者教化之原也祭酒雖不與政而政由以出非百司庶府分一職領一務者比必其人足以作人厲俗以成教化然後爲稱中世以後世每視爲閒官漫不加意而爲之者亦或不知所以爲重天下固未嘗無美才善俗顧未必出於薰陶作育之間治之不古若無惑

矣或以為名籍所隸格令所及人多而日寡雖有善者宜無所用其力夫所謂教必躬行實踐不專在乎言語文字之粗若講授稽覈不過諸博士職而整肅懲戒之具一監丞足矣亦惡以祭酒為哉國朝肇置監學宋公訥創制立法為聖祖所知著之勑諭載在史册非後生晚進所得而測也在英宗若李公時勉清直不阿恩義所激士或以身代難不為避陳公敬宗嚴重有體士之裹糧負笈由北方而南學者亦或有之其他名師碩士

踵高躅而延餘光者葢亦多矣比南監告闕吏部簡于館局謀于臺閣以請于朝得黄巖謝公鳴治公在翰林歴編修侍講二十有七年病謝家居者三之一及以史事被召書將成而有是命於是朝野交賀稱為得人無異辭焉葢公之學必本六籍動必循軌度雖藏脩退學違遠功利未嘗不以人才風俗為意其取諸身而見諸所為教者可知已聖天子建極之初謁廟幸學示所尚於天下其所以奬恬厲直于教化本原之地者於公之

升豈不足以窺聖治於萬一哉今日之命非為公賀殆將為世道慶也然則仰承休命遠駕前哲上進於昔之人躋國家教化於隆古之盛公之行寧不思所以為天下重哉諸老先生而下以翰林故事皆賦詩贈之謂某為同年進士命為序其事如此

陸孝子詩序

有傳金陵陸孝子事者國子生仁甫之子鳳其母葉病否甚鳳憂懼莫知所出間隱几夜卧夢一老翁謂之曰

非人肉不可愈鳳異其言翼日焚香籲天置刀盌中忽躍然有聲乃手刲左臂肉一臠為羮以進母食而甘之否浸愈旬日而差昔予南行館仁甫時尚未有子聞其子之孝心喜且異之未幾仁甫以貢上禮部詰之得其事加詳諸卿士聞者多為賦詩不踰月而成卷嗟乎刲股之事昔人論之詳矣大抵善之者謂以身報德為孝疑之者謂毀體輕生為非孝予則以為當原其心苟其心誠且迫譬之捄焚拯溺寧赴湯蹈火以求益於事不

得與以死傷生者此君子於此固當有取焉且天下之語辭色忤食稻衣錦者何限不彼之責而責此無亦自比于不孝設淫辭而助之攻乎故鄠人之對詵者以為非韓昌黎所作或曰彼見其時習而成俗故矯而為之辭其言聖人所未先為不可以立法垂訓則雖非韓出亦理之不可易者也顧為天下計者不必使人皆有是行而顧人之皆有是心茍有是心擴而行之無所往而不為孝也此詩之所以作也若神異之迹不必深求然

揆之動天地感鬼神之義亦有不可得而誣者鳯之祖庭玉君履善貽福而仁甫續學弗試猶有待於後今則有美才至性若鳳也者天寧不諒其心佑助其身以成其孝之大哉詩稱是事雖不必據以為訓而亦足以為事之證也姑為采其義而并序之

壽舅氏叅將劉公七十詩序

我舅氏劉公自甘肅叅將請老歸京師越五年當弘治癸丑壽七十渥顏皤髮如初歸日而若又過之至當筵

對客論兵老壯地勢險易夷狄之情偽歷歷如指掌竟日夕不少倦葢其同里而居同時而仕並峙而俱存者十不能一見也當公為祭將承制握兵柄上埒元帥下統羣屬攻守操縱無所不得志乃皤然思歸有留之者則曰吾承世職為羽林一千户南北征伐觸寒暑冒矢石取尺功寸級至都指揮同知官累二品歲禄數百石不為不足矣身在天西南去家萬里重關險道車敝馬憊而不得至不及身之强力挈家東歸為菟裘之圖以

終吾年他尚何俟乎既至買屋城東北隅析諸子各占一第有勸止之者則又曰吾五子七孫少長不一聚則相恃以逸散則各奮以勤旦夕之愛固不若終身計也此二事皆公所藉以有今日且將引於無窮焉昔班定遠立功西域乃上疏乞入玉關遂還東都陸太中既得免解使裝分五子為生産常乘安車駟馬從賓客往過十日而更二人者皆以壽稱書之史册為後來故事公功成勇退無纖髮係戀意而又深憂遠計安其家以及

其子孫其近之與且人之志氣多以蚤暮為強弱精明優裕愈老愈壯如公者雖無意乎南越之使而任尚之戒猶可為後生法頌功祝壽固君子所不能已也公子雄代為羽林指揮使唯準雉集孫格皆被恩例賜冠服將以公七十初度拜壽于堂東陽念先學士公絲蘿之好先宜人栝棬之澤無以為報德地敢不率婦子執觴畢祝百千歲壽於几席間哉大夫士能歌頌者多賦而相之凡若干什東陽謹再拜為獻并書于其首

可閒堂詩序

有稱可閒翁者華亭顧君良玉居城西瑁湖之南自厥考遺善翁授簡任事以髫丱應門户晨夕劬勤不遺餘力生業既給有丈夫子三人孫四人今年五十有八矣而伯子清領鄉解連得進士為庶吉士與君友者皆羡而謂曰君之志遂矣其亦可以閒矣因稱為可閒翁君亦以名其堂且自號云君仲子慎上京師以告清清之友同游翰林者皆慕君為人又喜其得嘉號也相率為

可閒之詩以質于予予惟人之志氣必有所用亦必為之節而後可恒禮曰老而傳端木叔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鄭事成告子以老歸以家政閒居以安性于史稱之故士大夫委質于朝苟非繫安危闗休戚者尚以時致政而去況于家乎今見金旦攫執籌夜計雖有子孫不能自逸曾馬少游向子平之不逮亦何怪乎勇退之難也君年近指使氣幹彊力未可以言老而孤超遠脫無遲徊係累意其識見之所到志趣之所寄葢加乎人一

等矣使君家未裕而遽自求逸固不克成幹父之譽非其子之才服王事承世業引于不墜則雖欲栖遟而處偃仰而樂奚可矣且於君之可閒而知有未可以言逸者出必有陳力輸悃之勤居必有几杖之選車牛之服乃克以代終而成業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然則受之以勞亦獨非遺以安哉清以奇才脫穎場屋聲動館閣閒方有事乎世用而仲季之養亦有資焉君當是時優游伴奐居山林之髙而詠國家之盛天下之樂殆無

以相易者矣彼羡與慕者雖其居之不同而情惡有弗同者哉予以文字知清又相與周旋鉛槧之事而規厲期待有大乎此者為取是詩而序之詩作于弘治癸丑冬十二月計以明年春正月二十六日及君初度寓慎歸與季子勤延壽則不專祝頌而義亦備矣

送體齋傅先生省墓詩序

體齋傅先生之省墓天子眷其誠曹省羡其才儒紳墨士歌其盛而友朋兄弟之私不與焉葢先生在憲宗朝

舉進士入翰林歷檢討修撰諭德掌司經事二十年不敢歸耿耿之懷將發復止及一更化以來進侍日講分纂先朝實錄寅入未出寢食不暇又四五年累遷至太常卿兼侍讀學士進掌翰林事惟時書既奏功講事亦暫輟乃上疏請告歸省其先公墳墓于鄉言累數百意甚懇天子崇古好儒方隆聽納而敦尚孝理重遂其情乃命有司給驛傳亟令還任且賜金幣為道里費其視具寮常制限年而後許勘實而後覆一切付諸有司之

手而朝廷若不與焉者異矣於是公卿以下咸謂先生為主司精鑒擇能得賢俊為講官敷對明暢能陳說仁義以開聖聰益治化為史臣筆削嚴謹能闡功德誅姦諛以昭示來世成一代之典其文學足以華邦國論議足以裨政事亦非常材恒品近之不為益遠之不為損者所能髣髴也故凡操觚秉翰者多發為長歌演為巨篇言去留則有皇華杕杜之興論遇合則有鳳凰梧桐之比至于友聲神聽舉德補缺以相贈遺相勸戒其為

賦益詳焉用諸鄉閭播諸天下信一時之盛也今之所謂餞贈者未始不託於文章歌詠之際先生之所謂贈亦嘗有若是其盛乎哉東陽少且劣獲以名姓從先生後自科第官署及凡職務無一不同晨朝夕燕日相游處亦未始有時月之間德義之所薫肝膽之所照情意之所漸浹不啻非所謂東西南北之人而止既與館閣諸先生賦之及先生之弟中書舍人曰會以畫圖請又賦焉然猶有不可已者故於曹署臺諫諸君發之因得

以盡其詳如此云

送傅工部曰會督稅荆州序

朝廷之制財用商賈之稅分領於户工二部户主財穀工主材木材木出於東南其務雖簡而利亦饒出川蜀者稅于荆州出徽歙者稅于蕪湖皆置局設吏以司出納第吏卑而弊積乃檄部屬一人分司而稅踰年而代所以示專也及其既久責愈專而事愈難此其故何哉葢國所以理民而亦有取給于民者低昂盈縮交送于

銖兩寸尺之間不在于此則在于彼欲兩全之而卒不可得今材木之產有限而工役之費無窮故雖月累地積而行商之贏息未聞歲計籍報而有司之出納不備下上之際不惟不相濟而又若有相病者何怪乎其難也夫在易之卦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語有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於此二者酌而處之則寧少羨餘之利而不可使商賈有失業之憾寧負稽緩之咎而不可使朝廷受厚歛之名此實

設官分職之本意而所好之善常寓于所令之中者也若偏見私意如函矢之不相謀旁觀坐視如秦越之不相卹亦何貴乎責之專如此哉然猶有甚者茍漁獵之巧歸于權勢之家狗鼠之姦入于吏胥之手則其為弊寧不益甚矣乎故以税事為簡且易而不加之意非通於政者也新喻傅君曰會為工部都水員外郎出督荆州之税有難色焉或者謂曰會為進士以文學繼家業為中書以詞翰名侍從其於財穀經理之細非惟其所

不習且不屑焉其所為難者殆以此也及過而別予論及兹事言累數百不休葢曰會博涉史籍歷居曹署飫經乎山川道路之遠財貨出納之弊盤結乎胸中欲一剸理之而慮未有以遂其志也予固知曰會之賢有出乎流俗者不必如或者之所謂而止也且天下之稅皆出於民商者四民之一耳使凡司稅者皆知國用之不可闕而不敢虧知民力之不可窮而不敢竭至於不得已而處則權其緩急而不妄行以逆施又推而至於天

下之政皆然其於治也不難矣曰會之行予安得不有所感哉曰會之伯兄體齋先生予知已友也故曰會於予必盡其辭而予於其同鄉大夫士之請亦不能已於贈云

送吏部侍郎周先生使秦詩序

吏部右侍郎太原周先生有秦府郡王妃册封之命翰林舊寮咸以為東嘉禮封長藩出首曹而稱正使闗於朝廷天下甚重相與賦為歌詩以送旌節而東陽獲接

先生最久乃得两序之國朝册封之制凡衆子皆為王王之衆子皆為郡王而其元配皆為妃降制之日天子袞冕御正殿百官朝服以侍是之謂嘉禮高皇帝封子二十餘人秦在晉上文皇帝所兄視者故封在大國形勝物産天下莫加焉是之謂長藩凡遣使武具勲戚文具卿佐以侯簡命文臣之中部屬官比吏以下各一人又必有侍從郎署以為之貳節必躬捧班必前拜燕必先坐是之謂首曹謂正使而先生兼得預之豈非天下

之具美哉古之所謂使必其辭令行操皆足以不辱然後爲賢春秋戰國尤此焉重今天下一家九族一體分藩胙土者皆秉魯從周麟趾之化采蘋之教治于遠邇爲之使者雖有子產之辯晏嬰之智無所用之先生碩學清操卓爲名流其在翰林勸講經幄惓惓以孝弟爲說載筆史局分掌禮館朝廷大典式多其所書及佐禮部封册賀慶之事又其手出此既試而已效者自足以宣德意陳典章繇是以往非特所謂不辱君命者而言

語儀度殆不必論也且先生之少親迎于陝韓侯之蹶里在焉太原乃其先尚書莊懿公嶽降之地先生及其子弟發觧之鄉宗族耆壯尚林林其盛使節所至風聲所動榮顯不足論其所以敎孝興義為天下觀者葢亦多矣若察州縣以衡鑑天下之才諏閭閻以黼黻廟堂之治皆使之所有事而遠遊之篇登高之賦取之乎山川風物之勝者則先生之餘亦豈惜為諸公和哉

倪文僖公集序

文一也而所施異地故體裁亦隨之館閣之文鋪典章
裨道化其體葢典則正大明而不晦達而不滯而惟適
於用山林之文尚志節遠聲利其體則清聳奇峻滌陳
薙定以成一家之論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無而要其
極有不能合者故君子觀人之文不必識其面聞其論
議親見其所施為而其器識材用之稱乎此或宜乎彼
斷斷乎其可别已是雖殊世異代操吾説以求之無所
不得矧耳目所接風聲義槩之在天下方盛而不可泯

者哉東陽辱青谿倪先生舜咨為同年交最深獲見其先文僖公樂與天下士誦公所為文舊矣公居南京有火厄手掇舊稿數帙以出青谿復力檢得之雖頗散佚尚多不能盡録公既沒青谿乃取公所自編訂者為三十二卷刻梓以傳東陽始得而備見之作而歎曰我國朝掃除荒亂奄有六合光嶽之氣全得于天自高皇時宋學士景濂諸公首任制作而猶未得位文皇更化楊文貞諸公亟起而振之天下之休養涵育以暨英廟之

初富庶之效可謂極盛矣而劉文安諸公出焉逮于憲廟其用猶未已也時則有若文僖公相與先後揚厲其名大著其在景泰間應制賦詩中官常立俟以進自餘碑板金石之文雲涌川溢沛不可禦常奉使朝鮮即席命筆略不構思國人皆縮頸吐舌駭歎不能已及歸梓其作爲編至于今存焉葢公之雄才絶識學充其身而形之乎言典正明達卓然館閣之體非巖棲穴處者所能到也故雖中歷巇險晩登通要不得盡見于用而其

於典章道化關一代之盛以為後觀者如此豈非不朽之事哉昔孫盛作晉春秋傳之外國後有購者於遼東得之宋孫甫作唐書甚自珍惜嘗火後歸問其書他不復顧斯文出處與此正同然二氏之書卒不見于世者謂其子孫不足以繼之也公修英廟實録未及終青谿繼入翰林以成事告校諸前代其班馬氏之風乎且青谿為學士為禮部侍郎尚書趾美承閥當代所僅見行業之著其於公益有光焉後世稱江東倪氏之盛者殆

不獨文之為重而文其徵也是固不可以不傳已公諱謙字克讓學者稱為靜存先生已未進士及第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文僖其賜謚也文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十二卷南宫稿二十卷通為卷百七十則裒為家集青谿與其弟工部主事阜輩共藏之而遼海編别行于世云

雙瑞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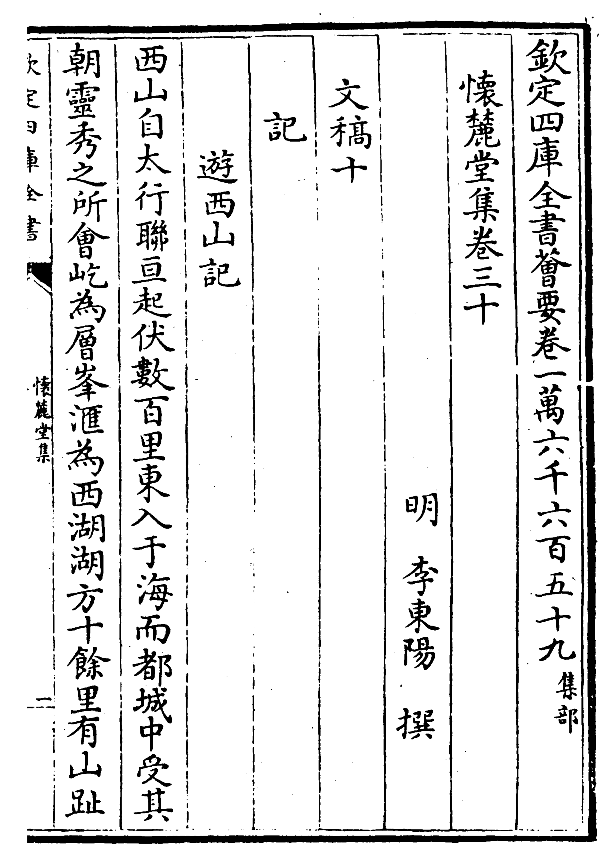
太子太傅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宜興徐公為少

詹事兼侍講學士時以太夫人喪廬墓于瑞雲山側朝夕號慟悲不能勝乃有二白鳩栖隴樹未幾復有二白鴈游洑溪之上徊翔哀鳴若感若慕累數月不去鄉人異之今少詹事陸君廉伯目為雙瑞流聞縉紳能詩賦者皆與有作久而益富比得而盡觀之竊惟人之身與天地同體故心正氣順感而成祥小者關一家大者繫天下不可誣也若鳩鴈之色以白為奇其數皆偶又奇二物並集馴久而不去其奇尤甚古稱禽鳥得氣之先

而孝爲行之首感名符合豈偶然之故哉公氣和德粹文足以華國量足以容物固天地所儲育爲天下用而純誠至孝又足以格高明動幽遠豐功偉烈於此有徵焉葢自還朝以來歷禮曹階選部薦著勲績至入内閣在天子左右操造化之柄以對時育物二十年間功澤所被和氣所召將使簫韶之鳳儀于虞廷越裳之雉貢於周郊所謂家國一機忠孝同理益於是乎驗矣夫徐憲之白鳩以孝稱張九齡并以忠著其爲應固有小大

而公瑞實倍之移忠之孝固一代所具瞻者也況晚生後學蒙陶鑄之德得於觀感之餘者其可不攘袂開口為天下先哉弘治癸丑進士之為庶吉士者二十人各擬為詩篇成而未敢獻間以質予予方奉命領教事諭之曰凡朝廷所造就諸老先生所教育者惟忠與孝也體諸身形之言取之乎繩轍模範之間固而輩所得為者又何讓乃序諸卷端以遺公之子元楷輩請相與藏之

懐麓堂集卷二十九



懷麓堂集卷三十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十

記

遊西山記

西山自太行聯亘起伏數百里東入于海而都城中受其朝靈秀之所會屹為層峯滙為西湖湖方十餘里有山趾

其涯曰甕山其寺曰圓靜寺左田右湖近山之境於是始勝又三里為功德寺洪波衍其東幽林出其南路盡叢薄始達於野乃有玉泉出于山噴薄轉激散為谿池池上有亭宣廟廵幸所駐蹕處也又一里為華嚴寺有洞三其南為呂公洞一竅深黒投之石有水聲數步不可下竟莫有窮之者又二十里為香山樓宇堂殿與石高下其絶頂勝甕山其泉勝玉泉又二十里為平坡寺俗所謂大小青龍居之迥絶孤僻其勝始極成化庚寅刑部郎中陸君孟昭

與客十人遊之晨至于功德寺有冠生者亦載酒從勸客數行僧食客蔬食已復上馬南至于玉泉求觴斝不得又不可掬飲相顧爽然良久方别道取榼者瓦栝還飲之又南至于華嚴有俗客數輩不顧徑去又西南至於香山坐而樂之曰美哉山乎而不得在西湖之旁造物者亦有遺技乎或曰其將靳於是或曰物固然爾造者何容心哉因相與大笑望平坡遠弗至乃循故道歸過甕山登之孟昭復大饗客飯僕芻馬日昃乃返進士

奚元啟預號于衆曰至一所須一詩成不者且有罰罰依桃李園故事然竟無罰者孟昭曰維西山實勝都邑不可闕好事者之跡然官有守士有習不得巖探窟到于旬月之頃取適而止無留心于茲葢有合于弛張之義者不可以不記乃起揖客請授簡于執筆者

惺惺齋記

聖人之道邈乎不易入也其入必以敬敬豈易言哉謝上蔡常惺惺法葢其近者也夫惺惺者欲人不死其心

心不死則可以入道矣夫心本虚靈而理斯具而事斯應其具無不善應無不可寔同厥初既而貿貿焉昧昧焉如醉之酒如夢之魘如疾之眩顛倒錯逆罔知其極者其心死也于死不死之間不能以髮故古之聖人有盤之銘丹書之戒以警其心懼其死于一髮也不死則聖死則狂一髮之生死甚微而聖狂之相去遠甚人可以不常惺惺乎予之志於道久矣恒内顧曰吾存也一不善焉行也一不可焉吾何為者于時盎翻然而興冷

然而省湎者若滌而醒魘者若警而悟疾者若藥而釋有人之所不與知者吾之心固不死也及其困于所應而守之不力則不能無湎而魘而眩而不自知者此予之所病也嗚呼予其有感于惺惺之言夫有以名齋者泰和陳處士善敬甫其子給事中鶴請記于予予曰處士之志予同也其顧者省病者懼也然亦有與予異者處士隱者也其於事不多接或者其無所攖之也嗚呼惟理無所不存惟事亦然固有所當為者也其不得為

者固其所得知者也董五經者近乎知矣然不能擴其心于萬變或與予之所謂知者不同苟不能擴其心而局于小明也而曰我惺惺我惺惺則禪者亦惺惺也其於道益遠矣吁其誠可懼也夫其重有所感也夫

半村記

半村湯原静居于蘓之楓橋橋東距州城數里許廛闠相比至是而極極則為平田方湖曼衍暎帶彌望無際而其居適當其交因自號曰半村半村昔嘗游尚書晞

顏楊公之門工琴解詩旁及醫術用是往來江湖淮泗間而極于京師雅好文事凡名大夫士鮮不識者予曩見于奚進士元啓家其於元啓蓋中表之黨也元啓卒其孤不能舉半村為治後事殫財與力予謂其好義者心愛重之既又因刑部主事顧天錫來詣予請記其所謂半村者去年予南經蘇夜泊橋下憶張繼題詩處徘徊久之時半村又客於外求其居不可得也既還京師宿負未釋半村以詩來者再足及門者多至不可數予

甚愧之癸巳之夏持卷告别予不得置也笑而問曰夫仕與隠殊途而異尚二者不惟不能合或據其地以相訾謷故擊磬之音昔人所惑招隠之詩後世反之其勢然也又有在吏為隠居山中以宰相稱者是將安所取衷哉子之居村郭之交也出則為士為官處則為農為圃有所慕斯進之矣有所歛斯晦之矣今子以半村自名而不著其志將為河内之老自處于可否之間乎將為漆園之吏置其身于才不才之間乎不然則將用則

行舍則藏所謂學顔氏之所學如吾徒者乎半村憮然作曰噫徽將去矣書予言以遺之

氷玉齋記

泰和羅先生明仲嘗作氷玉之齋其名實因其曾大父德安府君君平生以清白著東里傳稱其有氷玉操者也明仲少有志於古孔孟之學近慕先世之賢乃摹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涑水康節晦菴像于圖别録前人所為七賢行實于帙揭之于齋而名之曰氷玉每仰而思

曰不如是不足為此祖之孫況古人乎齋既成以告其友李東陽者使為記予乃言曰天下之德莫大乎無妄德而無妄可以言至矣夫氷淯于水則離玉閒于石則疵寒煖不相入瑕瑜不相掩故中貞而外潔凝聚為形質而發越為光輝今持玉以示人雖奴隸知其為至寶持氷以示人雖嬰孺亦知其為寒彼所謂氷與玉者亦將受之而無愧此無妄之至也君子之學積中而盎外蘊之為道德發之為文章措之為事業皆明對天地幽

通鬼神仰質前聖俯俟來學中無留情外無靦顏縱不能無疑于一人而必信于天下縱不能無疑於當時而必信于後世彼小人者掩覆藏匿惟恐其不深鋪張夸耀惟恐其不彰及其計窮智極幾微倉卒之際葢有靦面泚顙而不能自已者故可以欺天下而不能欺吾之一心可肆意於四海之外而不能自安於閨庭之内故人能無疑於嬰孺奴隸而自免于靦與泚也則可以言至矣書稱惟幾易贊退藏于密孔氏之徒皆稱慎獨自

古聖賢未有舍此以有成者氷玉之義其盡於是乎若明仲者雄談博辯而人不以為狂高志遠慮而人不以為迂孤履危行而人不以為異自是以往精義以約之定力以持之何所不至哉雖然中人之志苟有所感激或可當大事處大難而精粗内外終始不變者雖聖賢亦以為難故君子貴乎重且遠也故以明仲為有餘力而易焉者吾不敢也予辱從明仲久所恃以為氷玉者甚至凡予所執論固皆其緒餘而於其名齋重有感焉

葢學必有所入而後成然非相與警策砥礪之或至於委靡沉溺而不自覺此明仲之名齋與予之記皆不可闕也請書於其齋與同志者共覽焉

聽雨亭記

靜觀于既闢北軒作亭其南綴於後堂之楣其高可仰也亭之前雜植羣卉而性獨愛荷置二盆池種者常滿尤愛雨雨至衆葉交錯有聲浪浪然徐疾疏密若中節會靜觀于閒居獨坐或酒醒夢覺憑几而聽之其心冥

然以思蕭然以遊若居舟中若臨水涯不知天壤間塵鞅之累為何物也因自題曰聽雨亭客有過者問之曰天下之物有聲者皆可聽何子聽之專也靜觀子曰夫聲物皆有之然其矯揉而為之者弗貴其為聲也今夫風雷雨雪禽蟲草木皆自然而成聲吾則適之然取之也無窮遭之也不恒以不恒之遭應無窮之取雖曰僕僕且不給吾何適于聽故吾於所遭者取之其所弗遭遭焉而不吾適者吾弗暇也客曰夫雨人固知聽之苟

之為物其華可玩其馨則可臭也今子必盡舍之舍之而取其聲敢問何擇靜觀子曰人在目為視在耳為聽在鼻為臭皆殊遭而異用以其所用應其所遭而不為之節其為煩且困抑甚焉故吾以適吾聽而已安能效人之目以為視效人之鼻以為臭哉客曰視聽與臭均也今子以靜觀自名而顧動於聽吾恐子之目太逸而耳似勞其何以均之靜觀子曰君子有主乎其中無累乎其外故恒以物適情而不以情狥物則吾之靜未始

廢觀而聽亦未嘗勞也客爽然自失曰善哉子之聽也可以觀德矣予不佞不能為臧三耳之辯今當登子之亭玩其華采其馨且食其實子如不暇則願以假我靜觀子不能拒乃笑而許之因書於亭壁以為記靜觀子吳姓字汝賢翰林修撰莆人也

守貞堂記

守貞堂者安福張敷賢氏所作也敷賢之先處士淵洌娶於吳數年而疾疾且革屬敷賢于吳曰我病且死乃

不終殄於天幸今有孤焉我即死汝其無愛一日之力以為我張氏保此孤也吳泣曰天矜君而予之孤其將有成乎君之言寔與孤俱存吾何敢死之惟終身焉夙夜是圖君無患焉處士卒吳竭力治葬葬既躬績織以食其孤及敎賢壯娶而生子吳猶未衰葢二十有二年于今矣敎賢念母之德輙流涕曰其不幸不及父事賴母而後行煢煢眤眤以至於有今日有婦與子以永宗祀幸不於先君之遺業是墜皆母之德天之報也乃作

堂奉母而居名之曰守貞以識不忘既又曰吾能識母之德不能使暴于天下無以稱爲子謀於其從兄鄉貢士公美公美上春官告其兄車駕郎中公實以請予曰願有記予嘆曰嗚呼人疾痛愁思必呼天其悃愊哀懇有不容僞者然此非足以動天也惟守之以正則天必應之坤之六三曰貞曰有終婦代夫終正也喪夫之道非死則守之觀吳孺人非不能死即死無所益乃能勤苦淬礪歷寒暑饑饉之變其難奚啻百死卒終先君

之志成其子之身若孺人之言則哀且誠矣其守則可謂貞矣天之為報昭乎在此繇是以迓祉延祚垂休於後之人寧有既也乎若孺人者表之以為世則可也予與公實同舉進士入翰林甚厚其所居地與予茶陵比境甚邇且親故知其家世甚詳公實之先御史公寔死國事今又有貞母者出乎其族何其多賢也予又聞孺人寔學士與儉先生從女禮義之教固於是乎在因并記之以告其後之人

東莊記

蘇之地多水葑門之内吳翁之東莊在焉菱濠滙其東西溪帶其西兩港旁達皆可舟而至也由凳橋而入則為稻畦折而南為果林又南西為菜圃又東為振衣岡又南為鶴峒由艇子浜而入則為麥丘由竹田而入則為折桂橋區分絡貫其廣六十畮而作堂其中曰續古之堂菴曰拙修之菴軒曰息耕之軒又作亭於桃花池曰知樂之亭亭成而莊之事始備總名之曰東莊因自

號東莊翁莊之為吳氏居數世矣由元季逮於國初隣之死徙者什八九而吳巋然獨存翁少喪其先君子從而西既乃重念先業不敢廢歲拓時葺謹其封濬課其耕藝而時作息焉翁仲子原博以狀元及第入翰林為修撰獲以其官封翁朝士與修撰君游者聞翁賢多為東莊之詩詩成而莊之名益著修撰君以謂予曰幸吾子之識之也夫人之業未有不勤成而佚廢者翁之為東莊也承徃敝而修之懇悃劬瘁歷數十年然後備亦

既艱矣而翁又遵道畏法雖處富貴泊然與韋布者類則所以保其業者豈苟然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由是觀之翁之業雖百世可知也吾又聞翁積而能散衣寒食餓汲汲若不暇則茲莊也寧直以自樂為燕游而已今修撰君科甲重朝廷文章望天下愛民憂國恒存乎心而見乎眉睫則推翁之心以達之天下又豈直足以保其私業為茲莊山水之重而已邪然君子論家業之艱考世德之有歸信文獻之不可無者

必自兹莊始作東莊記

祁陽縣學重修記

古之論學者有三其上為道德其次則為事功又其次則為文章凡以為世道計者挾此以仕雖其所施不同然皆足以澤天下及後世其弊也則專事進取不知其所以仕乃或因而假之若匃狗然既有所得則委置不復顧而古之所謂學者蕩乎無有矣論學之攻者亦三其大則正倫理厚風俗其次或教其政事或課其辭藝

皆能有所成就然必羣之以館舍養之以廪禄齊之以號令條格使有所繫而悦其心有所據而致其力有所警動感發而成其業然後為可其弊也則修飭目而棄本根或又茫然無所為坐視其委靡頽惰而莫之救則其為教亦淺矣人必賢聖然後不待勸而為善不待懲而不為惡今學校遍天下而賢聖不時出則學之不修豈非為教者之責哉泰和蕭公自南京刑部主事為湖廣按察僉事慨然以風紀為任成化甲午至永之祁陽

覩其學舍敝陋集縣官師儒而問焉曰茲學也肇宋歷元復於國朝洪武之初葢百有餘年於今矣公與吾徒二三子實任其責其無所與讓乃命知縣吳謙董厥事訓導熊威佐之會籍程物而後從事伐木於林鑿石於山取財於官丹堊髹采不賦而集工師役徒弗相而邁凡室以間計為明倫堂者七為書齋者各五為會講之堂會饌之堂者皆如齋之數為號房者二十為庫者若干凡門為靈星門為戟門為學門者各一凡費以銀計

者若干以穀計者又若干始以十一月某日終以十二月某日月一匝而成蕭公乃臨而觀之則告於羣屬曰學之政有廢有興政有本末事有先後順理者為善治具舉者為全功爾諸君其黽勉倡厲使爾政與茲學俱新也衆皆曰敢不夙夜惟公之命則又告於諸生曰仕不患無名患學之不成不患不能學患不知所以學爾諸生歸而求之洗濯磨淬入聖賢之域庶幾爾業與茲學其俱新也衆皆曰敢不夙夜圖惟公之命退則相與

議曰茲惟公之嘉志偉績不可以無記於是教諭王晃具書牘訓導楊玉上京師以請於予惟吾徳侯之盛舉鄰邦之美政與諸君之有志乎教與學也皆可書已為之記而歸之俾刻於學宫以詔於後之人公名禎字彥祥予同年進士也

紹興府學鄉射圃記

射藝類也君子之所不可闕故可以正心志可以習容體可以立徳表行其道大矣賔主有分比耦有數終始

有節勝有孫負有罰其儀著矣鄉射則以習禮樂燕射
則以通上下賔射則以接徃來大射則以擇士而與於
祭而其制重矣降於後世國典不立學校之政不修故
儀文散闕而其為道漫然莫之究其用之者不過戰鬬
爭欲之資爾噫豈非職教化者之責哉我太祖髙皇帝
稽古建學令諸生以暇日習射其制甚密歷歲既久名
存實廢比年知建昌府謝侯士元始用古禮行時制凡
春秋朔望皆有射其後知蘇州府丘侯霽繼之提學御

史戴君珊圖下南畿諸學又繼之成化乙未戴君之從兄琥自南京御史知紹興府初政之暇實倡兹禮遣諸生二人往習於蘇既又與其寮佐蔣君誼輩參互考訂無戾於古乃闢圃作堂于府學後山之陰會稽二縣學皆會焉將事之日禮物咸備笙鼓翕繹降升有容諸生在位皆起肅興讓薰為至和怠者作肆者飭彬彬蔚蔚不知為禮之至於此也訓導孫君先輩率諸生作而言曰惟侯克復古禮茂昭文教其功甚矣第侯著美政當

顯擢擢且去其勢必弛弛則沮後恐隳前功某甚懼之若礱石勒圖建於兹石為文以紀歲月庶幾不墜圖既成蔣君適以公事至京師則以諸君之意屬予記古之論禮者有本與文文有因革損益時異而代不同然皆本乎心術基乎德行由是以教則薰陶革易不勞而化由是以學則涵濡浸漬入乎善而不自知其感動變化之機不容以髪故不有關雎麟趾之意則周官之法度亦不能行也鄉射之禮儀禮所載其文甚備戴侯博學

雅操施於有政可謂知本矣由是持循蹈履以輔德成業以不負國家建學立教之意成賢俟之教者其責必有所在諸君勉乎哉苟徒儀文度數而不求其實則雖日執經史談道義以為美觀無益乎世也而況於射乎若秉彞好德人心所同有倡乎其前有和乎其後來者之弗繼非諸君患也於是乎書

成齋記

刑科都給事中長洲陳君名瑄字玉汝自號曰成齋蓋

自諸生時已然及官京師所寓輙揭名於齋予顧而問曰何義也王汝曰此某之字西銘之說也予曰有是哉夫所謂王汝於成者貧賤憂戚之謂也今子登巍科為顯官遭天子明聖諫行言聽敷陳宣布之澤及乎天下名揚而志遂天下之事無所拂乎其中矣是惡待此而後成邪王汝曰某蚤失怙家中艱黽勉就學學必窮日夜磨砥刻厲久而後有得焉生不慕富貴自叨官職以來懼我職之不易稱展轉刺促求分寸之益而不可得

蓋未嘗一日安於心將念成之艱而卒思所以自王者也予曰嗟乎成之義其大矣哉世之揚聲振華者謂之成名舉政事樹勲業者謂之成功涵養培積得於心而不失者謂之成德其成也亦惟其志力所至以為等若身之有窮達榮辱吾所以成者不繫焉故富貴福澤本天所以厚吾之生而貧賤憂戚乃所以玉我于成厚我者不為私成我者不為虐惟無愧其所厚而不負乎其成也斯可矣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成之

義其固在兹乎傳又謂成已將以成物乃性之德人之所有事也非功與名之謂也葢至是而成之道盡世之濫竊者每自棄於成君子之達亦未必不益乎身以為成物之資也所謂生憂患而死安樂葢為恒人言之者豈盡然哉予始得王汝塲屋間知其人不止文字之懿及其律身奉職危思遠計以大賢君子自鑒葢其成亦不于功名止也予固將相之有未可以詇言贈者因記于其齋詩有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予之言未必非斯

齋之助也

春濡菴記

知衛州府徐君孚既謝事居黄巖始修墓事墓在縣東三童鄉京棚山西原衛州之曾祖考提舉諱某祖考諱某考贈蒲州知州諱某各以世葬而其兄某某皆祔焉衛州結菴為四極去墓南數十步歲春秋率子姓合祭其中名之曰春濡菴成以書附吾同官謝君鳴治屬予記其畧曰吾之為兹菴者凡以吾祖考也登兹菴而不

可得覩春雨之濡秋霜之降怵惕悽愴其能已乎中邪
然秋隂之歛而歸者其鬼不可求春陽之發而伸者其
神或可得而接吾之心有感焉此菴之所以名也鬼神
之理塞乎天地而祖考之氣通乎吾之身隂而歛陽而
伸者浩乎其無間也然必有所自而感亦必有所在而
待故君子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隂祭之道
也人之終體魄降而魂氣升所謂發揚昭明焄蒿悽愴
者神而已故隂微而陽著即其著而求之葢庶乎感之

之易也若以神為陽陽專在春也而求之可乎且人子之於親也終身而慕顧其感也有時其祭也有節亦豈特秋露春雨之間哉祭義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死之祭生之養也是人子之報其親者又豈特籩鉶俎簋之間而止哉衡州舉賢科牧大郡有政事才封秩命數延于先世不辱其親矣又能敦典盡物慎名與義其亦不悖乎禮矣後之登兹菴而祭者非其子孫邪使狗名而忘義已愧於兹菴而況其親邪衡州於墓次

預營一窆爲歸全計葢亦孝之事也子孫之所當知也故并記之以告其後云

約齋記

應天府尹天台魯公懋功少時其先都憲戒使常自檢束以澹泊安靜爲事公拜而識之既壯成學舉進士授吏科給事遷南京太僕少卿以至京尹出入中外幾三十年懷念先訓懼自放逸以陷于過名其居曰約齋問以告予曰幸爲我記之以識不忘比予校文南畿公寔

主聘薦周旋閲月寅恭如一日見其衣服輿乘不事華飾與之言藏衷先見而訥若不能出口及觀所著堂壁記皆憂民為國檢身奉職語知公蹐蹐非竊禄苟位者其名約也固宜乃言曰賢哉公之能約也夫約放之反也君子者必檢身内必有所養外必有所制若規焉𥡴焉惟所在而莫敢或過故貴則恐至於侈富則恐至於驕樂則恐至於縱逸則恐至於情非惟富貴逸樂然也雖貧且賤亦然才太高則鋭必養之以晦意太廣則疎

必歛之以實功太盛則危必守之以謙言則不躁動則不迅惟約之守而不敢或肆如是則大可以至於道而小亦可以免過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故曾子守約孟子求放心程子所謂鞭辟近裏著已者皆此道也然人之情多玩於久而官或怠於成故雖强制於旦夕已惰於持久之餘素守於平居已逸於倉卒不備之際其難如此若公之約宜尤有甚難者葢士起於窶賤幸而不為居養所移易則易以守世禄之家鮮禮滅義者雖

古盛世亦不能無今先公官大臣都厚禄能以是訓其子而公承藉優裕能以是承其父此今世之所寡聞而僅見者也而況持之於久而守之於成者又豈不甚難乎賢哉公之能約也公於是矍然起曰吾欲子之規也而反予譽予曷敢以承然亦曷敢不勉使吾老而不愧於子之譽則於先公之訓也無負耳矣請書之遂書以為約齋記

懷麓堂集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丁芳菼
謄録貢生臣周志禮